

如何善待人才



热点关注

当今中国，科教兴国、人才强国已经成为基本国策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。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已经成为知识分子政策的主旋律。然而，尊重人才作为口号喊喊是容易的，而要真正落到实处却是不容易的。什么是真正的尊重人才呢？尊重人才的重点和难点在哪里？如何善待各种各样的人才呢？

如何对待不听话的人才

有个性的人不容易合群，有独立见解的人不容易盲从，有本事的人不容易驯服，因此，人才往往是不听话、不驯服、不会讨好，有时又不大懂事的人。许多领导者只喜欢那种听话又出活的人才，他们宁可使用那种听话不出活的人，也不愿意使用那种出活不听话的人。如果尊重人才只是尊重听话的人才，而对不听话的人才则不予尊重，那所谓尊重人才岂不是一句空话？

人才不同于奴才，更不是宠物，选用人才不能以俯首贴耳、讨自己喜欢为原则。选用人才是为了干事业，谋发展，如果一群温顺可爱的庸才整天围着你转，但干不成事情，那又有什么用呢？

对领导者来说，那种只会随声附和、处处和自己保持高度一致的人，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，因为你不懂的东西他也不懂，你不会的事情他也不会。要知道，只有听到不同声音才能使自己保持清醒头脑，只有吸取不同意见才能弥补自己的不足。一个优秀的领导者，不是总带着一帮不如自己的人干事，而是善于把一些比自己强的人吸纳过来，调动起来。

如何对待开拓创新型人才

任何一项伟大的改革工程，总要一些地方先行试点，取得经验；总要一些改革者冲锋在前，披荆斩棘，杀出一条血路来。当这些改革的先行者遭遇艰难险阻时，作为上级领导者不能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，让改革者孤军奋战，而应当旗帜鲜明地为冲在改革一线的人撑腰打气，保驾护航，敢于为他们分解压力，承担风险。

在改革开放前期，北京大学一些学者率先突破了计划经济的禁锢，提出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应当坚持市场取向，对国有企业应当进行股份制改造，对私有和民营企业应当在政策上一视同仁，必须打破价格双轨制，积极发展证券和期货市场，等等。这些观点在当时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错误理论，具有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，是动摇社会主义、实行“和平演变”的理论基础，不仅遭到理论界一些人的抨击，而且受到某些领导机关的指责。学校当局吸取了历史上粗暴对待学术问题的教训，采取了“一慢二看三通过”的缓兵之计。一是当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纠缠不清时，应当本着就低不就高的原则，先作为学术问题对待；二是对待学术争鸣的问题，不宜简单采取行政手段和组织措施加以裁决；三是对待有争议的学者，应当允许他们继续进行理论探索，只要学风严谨、言之有理，持之有据，就不应当横加干涉。后来，这些理论观点逐步为党和政府所采纳，并转化成经济改革的政策举措。如果当初

学校领导屈从于世俗的压力，采用行政手段和组织措施加以解决，不仅会妨害经济改革的进程，而且会造成很大的思想创伤和政治裂痕。

如何对待优点和缺点都明显的人才

有些人才，德才兼备，素质均衡，为人处世也比较谦和，起用这种人才，一般不会有大的困难和阻力。还有些人才，属于偏才怪才类的，其优点和缺点都比较明显。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优点，不是寻常的小优点，而是常人罕见的大优点、大才能，如果发挥得好，可望创造出非凡的业绩，产生巨大的效益。同时，他们身上也有许多小毛病、怪脾气，时常做出一些不合时宜的举动。对待这类人才，如果求全责备，肯定属于“不合格”之列。如果采取民主推选的方法，也会因为争议颇多而被排斥在外。如果弃置不用，可能埋没了一个杰出人才，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。自古以来，那些在科学艺术上独领风骚、开创新风的天才人物，大都是优点和缺点都很突出的人，他们的创造基因和超凡天赋，往往就包含在那些与众不同的特质和怪异的性格之中。

一个创新型的社会，应当包容各式各样的人才。一种富有活力的人才政策，不但要面对广大的普通人才、合格人才，而且一定要兼顾到极少数另类的天才、奇才、偏才、怪才。选用专业和技术人才，不要附加太多无关紧要的标准，不能像选拔领导干部那样设置许多条条框框和繁琐的程序。对于那种优点和缺点都明显，但有希望带来突破的人才，

应当不求其全而求其特，不以小恶忘其大善，不以小瑕掩其大功。要立足于扬长避短，着眼于把他们的特长和潜能发挥出来，最大限度地激发其正能量。

如何对待犯错误的人才

人才是人不是神，照样会犯错误。如何对待犯过错误的人才，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法制水平，也检验着领导者的气量和胸怀。如果选人用人过分挑剔，过于苛刻，那就没有多少可用之才。如果一犯错误，就记录在案，揪住不放，不仅会埋没人材，压抑积极性，而且人为制造了许多离心离德的因素，为社会的长治久安埋下隐患。

过去，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有些人因为犯政治错误而被列入另册，从而背上了永久的政治包袱。有些知识分子本来就是书呆子，他们对政治既不懂，也没有兴趣，只是迫于形势无奈地参与其中，在政治运动中说错话、办错事，站错队是不可避免的。对一个社会而言，人人关心政治绝不是好事，让不懂政治的人去参与政治活动没有不出乱子的。特别是一些幼稚无知的年轻人，一不明是非，二不懂法纪，三不知利害，一旦被卷入到政治运动中，往往会做出一些疯狂的无法无天的举动，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一样，谁也无法控制不了。

人难免有偶然失足的时候，聪明人有时也会犯低级的错误。对于这种一时失足的人才，在处理时应当手下留情，尽可能留有余地，留条出路。如果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或许浪子回头金不换，他们有望重新成为一个有用之才。

南京的一个公子哥开始追求凌一尧



都市爱情

我在南通的工作很艰苦

我要去的不是海滨度假胜地，而是位于黄海滩涂的工地，条件当然比较艰苦。但我只猜对了一半，因为这里不是比较艰苦，而是非常艰苦，苦不堪言，言语所不能表。

这里的气候非常恶劣，紫外线强度高，海风像刀子一样，脚下的土地看似坚实，但踩十秒就能踩出一个吃人的陷阱。我们住在活动板房里，外面的风雨敲大鼓，里面的风雨唱小调。我们面对整片大海，饮水却是很大的问题，钻井打出来的都是黄褐色的咸水，无法饮用或者洗漱，只能从十几公里之外的小镇运水。

而无论在哪个环境，新人都不得不在工作能力和人际关系上接受考验。我现在就是这样的新人。

老刘是项目部的经理，老冯是总工，而我所挂的职务不过是小小的技术员。尽管如此，每次项目部在镇上搞吃喝宴请，都会把我带上，因为一场酒席都是一场战斗，我在这场战斗中充当老刘的贴身警卫员。倒酒，分酒，敬酒，劝酒，扛酒，罚酒，灌酒，这些都是学校学不来，但可能比高等数学有用得多的技能。这一顿，便是一顿接一顿，有时上顿的酒还没醒，下一顿的酒又开始了。

那天为了报价的事情，我们又请客吃饭，觥筹交错的时候凌一尧突然打电话来，我赶紧走出包厢接听。她的声音有些颤抖，低声地说：“我肚子疼得厉害。”

“怎么了，来例假了？”我问。

“不是，就是疼。”

“会不会是急性肠炎阑尾炎之类的？蒋倩倩不是在南京么，要不我打电话给她，拜托她送你去医院查

一下？”凌一尧拒绝了。“那你多喝点开水，好好照顾自己。我晚上到住处再给你电话。”除了这些，我已经说不出什么有用的话了。

此时，里面的人在喊我主持那圈酒的喝法，我返回包厢继续喝酒。又是喝得酩酊大醉。坐车回海边工地，一路停了四次下来呕吐，吐得魂都要丢了。老冯摇下车窗，幸灾乐祸地问道：“你行不行？酒量还欠练习啊！”我逞强地骂道：“这种酱香型的酒太他妈不适应了，否则今天早就撂倒他们了。”

任何时候我都不能在任何方面向任何人示弱，哪怕只是喝酒，否则我会失去很多机会。

回到工地的宿舍，我原本打算躺到床上休息一会儿，等这天旋地转的感觉缓过去再给凌一尧打电话，谁知这一躺就是八个小时，再睁眼时已经是日上三竿。我想起凌一尧腹痛的事情，酒一下醒了，赶紧打电话过去慰问：“肚子还疼吗？昨天夜里怎样过的？”

她说：“夜里在抽屉里翻出一些药，止疼片、消炎药什么的吃了。现在好多了，就是有点虚，只想躺着。你不是说回去后打电话给我么，怎么没有打？”

“昨天喝醉了，回去以后就睡着了。”这样的解释让我羞愧难当。“你等我了？”

“没有。”她依然冷冷地矢口否认。两人在电话两头沉默许久。我很想向她道歉，但道歉又有什么用？在她身心遭受痛楚的时候，我连给她递一杯热茶都做不到。

这就是恋人分离的痛苦，你不知道她有多需要你，而她也不知道你有多心疼她，两个人都在各自的

世界以为自己是被遗忘的那个人。

凌一尧拒绝了公子哥

凌一尧是一个十足的守财奴，即便她不缺钱，也不舍得在享受消费上花费过多。相处那么多年，她惦记过的名牌东西少之又少，我几乎可以数得过来。她曾经眼巴巴地惦记iPhone4，我曾经打算给她买一部，但她嫌贵不肯要，最后买了一只iPod。她一手举着iPod，一手举着那只被时代甩得老远的翻盖手机，说：“这两个加起来，就是iPhone啦，分工还很明确呢！”

我问她：“你干吗那么节省？”

她说：“怕把你花穷了，以后娶不起我。”

我又逗她：“如果以后咱们俩不在一起，你不是亏大了吗？”

她一边鼓捣着iPod，一边随口答道：“那更不能乱花了，万一别的女孩大手大脚的，你更娶不起了。我得给你攒着，不能让你打光棍。”她当时只顾着玩游戏，没有多想，可是睡觉睡到半夜，她突然一下子坐起来，把我吓了一跳。我一边安抚她，一边问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她说：“刚才做梦，梦见你白天和我说的话，你为什么说以后咱们俩不在一起？”

我无奈地解释：“我就随口说而已。”她把被子往旁边一扯，睡到床的边缘，背对着我，嘀咕道：“以后不许说了，提都不能提。”

当时我没有多想，甚至觉得她在“发神经”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在南通海边工地的活动板房里梦见她离我而去，才终于明白她当时的恐慌。那段时间，南京的一个公子哥儿与她走得最近，互相加了微博和QQ，无论凌一尧发布什么，他都会第一时间

评论。有时，言辞之谄媚，态度之暧昧，令我发指。

“那个人是谁？”我问道。

凌一尧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一个学长，已经毕业出去了。”

“那你们怎么认识的？”

凌一尧这才反应过来，问道：“你干吗问这个？你想知道什么？你不能剥夺我交朋友的自由，我也没有约束你和什么人来往啊！”

我顿时跳脚了，反驳道：“我在这个鬼地方能和什么人来往，难道跳进大海去龙宫勾搭妹子？我都快三个月没有见过一个四十岁以下的女性，别说女人了，看工地的那条小哈士奇发情小半年了，到现在还以为自己患了绝症呢！”凌一尧在电话那头幸灾乐祸地笑。

她这样一笑，我又冷静下来了，说：“抱歉，我不该那样发脾气。其实我很相信你，只是看到别的男人在微博上向你献媚，我就觉得特不自在。”

凌一尧嘿嘿一笑，“反正裁判都是你的人，你还怕竞争？”

“裁判？”我愣了一下，随即醒悟过来，“那裁判怎么说？”

她嘿嘿一笑，说：“红牌罚下，永久禁赛。”

凌一尧没有再与那个学长客气，删了微博和QQ，并且挑明断绝所有来往。她的社交圈极其简单，只有我和那几个屈指可数的闺中密友，几乎没有男性朋友，若有人发起追求，都被她这样一根子打死。

最有安全感的恋爱就是这样，无论第三者的条件多么优越，手段如何巧妙，都无法人心半分，因为只有我们身边的那个人，才与我们的爱情有关。